



编著者说

心血绘就文学高原 浓墨铸成心灵史诗

□洪浩

日前,全套50卷精装本《张炜文集》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该文集计1760万字,是张炜四十余年(1973—2018)的作品集结。文集囊括了长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童话、文论等多种体裁,首次将作家全部作品分类编排,以时为序,便于阅读、研究与检索。每卷卷首附有插页,共收录作家不同时期的珍贵资料照片400余幅,极具收藏价值。

张炜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的作家,三十岁前即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奖,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具有重要影响,而后更以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等长篇力作震动了文坛。他相继创作的二十余部长篇小说,几乎每部都引起了热烈反响。尤其是2010年出版的大河小说《你在高原》,全书39卷450万字,包含十部长篇,是迄今所知体量最大的纯文学小说作品,语言之精细、人物之生动、故事之曲折,更有诸多文学手法之运用,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,其诞生令文坛和社会为之惊叹,高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,并一直畅销不衰。截至2018年底,张炜出版长篇小说21部、散文及诗学著作30余部,其体量与品质在国内当代作家中少有其右者。这次漓江版《张炜文集》,包括长篇小说20卷,中篇小说3卷,短篇小说4卷,儿童文

学1卷,散文随笔5卷,文论15卷,诗歌2卷,此外还附有作家年表、作品总目等资料。《张炜文集》的出版是一项较大的文化工程,从策划立项到编辑出版,漓江社组成了精干的团队,花费了两年多时间。2020年6月,装帧精美、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50卷本《张炜文集》终于面世了。这是作家张炜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作品总集,是其创作的一次系统总结,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一份厚重的基础文本。

作为忠实的历史记录者和敏锐的时代观察者,张炜的创作紧扣时代脉搏,感知世道人心,始终是一位大声疾呼的警醒者,被誉为“大地守夜人”。长期以来,对这位量大质高、持之以恒的不倦的写作者,国内外众多著名作家和研究者一直给予深入关注和高度评价。

著名作家王蒙曾对张炜做出如此评价:“张炜是中国当代最富创造力和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之一。他是纯文学园地上执着的坚守者;是一位充满深情和深挚的忧患感的书写者;他始终以理想主义的诗情而高歌低咏。他的作品总是有着一股引导人向善的力量和一贯的道德激情,直指灵魂和生命。”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则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上的确认为:“张炜是思想底蕴上最为深厚和深邃的小说家之一,自鲁迅以后,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

中像张炜这么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哲学内涵的作家,已经不多了。”著名作家韩少功指出:“张炜的写作情意温柔,气象宏大,是关于灵魂的执着追问,关于土地与文明的诗篇。这样的作家现在已经不多了。”同为齐鲁大地上诞生的写作者,诺奖获得者莫言这样评价张炜及其作品的经典价值:“在我们的文学史上、思想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著作是慢慢阅读的,当代人未必能把它读完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总有人会重新从浩瀚的作品里面发现它的当代性,发现它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连的价值所在。……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清纯——像一潭清水一样,像天籁的《声音》那样一种清纯干净的写作,慢慢地发展到像《古船》那样的厚重,发展到像《九月寓言》那样的华丽,发展到像《刺猬歌》那样的尖锐,发展到像‘高原系列’那样的宽阔,这样一个作家的发

展一变化一进步一深刻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,所以我想他在思想上这种不断的蜕化——像蛇一样不断地蜕皮——是非常值得赞许的,蜕皮多了最终就变成龙了。他在小说的形式上、在文体上也在不断地锐意创新着。我感觉到张炜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里面,一个勤奋的劳动者,深刻的思想者,执着的创新者。”著名作家王安忆说:“张炜身上最文学的东西,就是诗意,他也是一个抒情诗人。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说。他是我认为的正面的作家,有美好的情感。‘美好的情感’这个话现在已经被批判得没什么价值了,可事实上作品的好和坏一定是这上面来见分晓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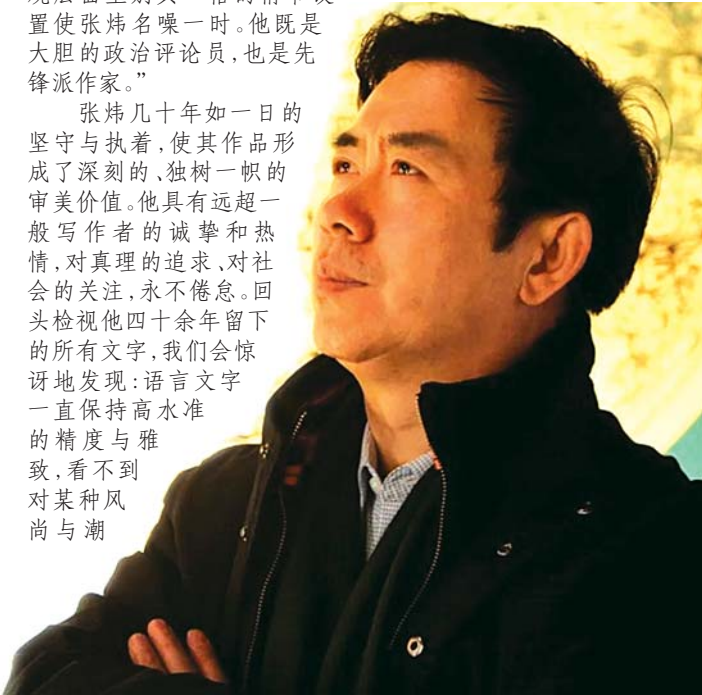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者,对于张炜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许。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说:“张炜是中国当代创作最丰、最受推崇的作家之一。《古船》开始创作时年

仅28岁,无论在内容、风格还是历史视角方面,都称得上突破之作。张炜创造了中国小说的一座里程碑、一部对一切人类进行言说的作品。在西方,张炜一直是个谜一样的人物。”诺贝尔文学奖评委、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对张炜的长篇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:“在小说《古船》1986年问世后,张炜即巩固了其作为中国伟大作家之一的地位。张炜的小说《九月寓言》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之一。”“最近出版的《丑行或浪漫》,其中对一些人物的刻画,是中国现代文学前所未有的。”美国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对《古船》和《九月寓言》撰写长文评析:“《古船》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史诗级的长篇小说。该小说将历史循环的鲜明形象融入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衰败之中。该作品于1986年出版,或许成为最伟大的中文小说,因为书中蕴涵了他丰富的人生哲学……宏观层面上别具一格的情节设置使张炜名噪一时。他既是大胆的政治评论员,也是先锋派作家。”

张炜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执着,使其作品形成了深刻的、独树一帜的审美价值。他具有远超一般写作者的诚挚和热情,对真理的追求,对社会的关注,永不倦怠。回头检视他四十余年留下的所有文字,我们会惊讶地发现:语言文字一直保持高水准的精度与雅致,看不到对某种风尚与潮

流的急切跟从和盲目追随,而始终拥有个人的精神与艺术立场。他将近1800万字的作品,形成了一部漫长的个人精神和艺术史,这是由作家本人一笔一画留下的生命痕迹,既无法假设,又无法改写。它所具有的斑斓质地,已经成为客观呈现,成为思想与诗性的记录,其重要价值也正在于此。鲁迅先生说:“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,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”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作家四十余年来的心血的流淌,就会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心灵与一个时代的关系,评估其不可替代的诗与史的价值。

我们知道,张炜独具魅力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。面对最新出版的50卷《张炜文集》,或可进一步感知优秀作家历久弥新的奥秘,并确信这样的判断:只有精妙的文字与深沉的思想,才有可能经受时间的检验。



作者自述

近年来书写晚清史者众,文史作家十年砍柴新作《家国与世情:晚清历史的侧影》则另辟蹊径,选取了从中国人日常文化里终其一身关心的“家国”与“世情”两大聚焦点切入,呈现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胡林翼、彭玉麟、刘坤一等众多文臣武将的诸多历史细节,并从他们身边的朋友、幕僚等延伸开去看当时的历史和社会,深入探究家国与世情之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力,深度解析晚清王朝的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历史真相。

中年读史,如饮浓茶

□十年砍柴

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,为什么有人脱颖而出,有人寂寂无名,有人半道折翼,除了才华、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、道不明的运气因素外,我以为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际关系转化为助力至关重要。一个人不可能凭空长大,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成功,他是在自己所处的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,寻求突破。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,在其现实性上,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,用在中国社会尤为精准。中国古代是以血缘、宗族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社会,单个人结成一个个群体做事,很自然地以血缘、姻亲和地域为纽带。所以,我们能看到,在历史巨变中,左右历史进程的人物总是以某地为基础成

集群地出现,如汉代的丰沛旧友,隋唐的关陇集团,明初的淮左老兄弟。读史或者看以历史故事为底色的小说或戏曲,重要人物的结识和订交总会被浓墨重彩地书写,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桃园三结义”和“隆中对”,《水浒传》中的李逵初见宋江。这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重要关头,其人际资源获得了提升和重组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我在阅读晚清湖南人物的史料时,喜欢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去观察、分析,进而从湖湘旁及其他地区的人物,挖掘和梳理他们的一辈子从家族到江湖,从本土到外地,对其影响最大的社会关系是什么。譬如曾国藩,影响其一生重要的人际关系,首先是他通过科考成为进士,并选为翰林庶吉士,进入清帝国最精英的社交圈子里——他的

座师是道光朝政坛第一大佬穆彰阿,他在诗酒征逐中结识的都是大清官场的重量级人物或“潜力股”;而在与太平军交战处于焦灼期时他苦苦支撑中,其九弟曾国荃出山募兵,急兄弟之难,曾国荃的“吉字营”成为他后来最为倚仗的嫡系力量。再如李鸿章,他能考中进士,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极为重要的起点;而因为他父亲与曾国藩是会试同年,他得以拜曾国藩为师,为后来的功业埋下重要的伏笔;当他遭遇人生低谷、彷徨苦闷时,已经为曾国藩的湘军办理几年后勤的大哥李瀚章及时点拨,为其指明道路。

人总是活在人情世故之中,无论是帝王将相,还是升斗小民。只要有血有肉的人,对别人总会有分别心,会分亲疏远近,会有好恶之感,因此我颇能理解太后和皇帝为什么习惯

用佞臣,大官喜欢用同乡和门生,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。

杰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权重者,他们不仅仅活在世情之中,其行为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时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——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。他们的言行,与家国之祸福大有关系,他们中间的许多人,身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。谭嗣同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胡林翼、彭玉麟、刘坤一、刘锦棠、刘铭传这类人物自不必说,即使在高层政治角逐中因为私情而做出了颇受非议举动的大僚,如身为帝师的翁同龢,其基本底色是大清的忠臣,主观上希望国家强盛,摆脱内忧外患。包括一些触发“庚子之祸”的守旧派大臣,如徐桐、刚毅、赵舒翘、毓贤等人,他们的下场很惨,他们的认知和行为现在看来很可笑、可恨,而在当时他们何尝不自认是为了江山社稷那样做,内心充满着道义优越感。他们处在高位,昧于大势、颠顶糊涂的“家国情怀”反而害了家与国。

以“家国”和“世情”两个维度去品评晚清大变局中的人与事,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读后感,发在微信个人公众号(“文史砍柴”)上与朋友分享。我不是在写历史类专业文章,所以不关心自己那些想法有无学术价值;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体读史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风潮,以此来吸引粉丝。我的这些写作,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年文史爱好者的内心自我观照。人年少时多喜欢读诗歌和小说,

因为诗是情感最直观的表达方式,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,

而读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。同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事件,少年时和中年时去看,感受是很不一样的。年少时爱憎分明,喜欢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褒贬。到中年后,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,见过许多事,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,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从容与冷静的态度,才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种种复杂性,如品一杯茶,几道冲泡,其浓淡与悠远,需要细细品味。

如品茶一样去读历史,我自己似乎回到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。我常反思自问,如果我是他,我会怎么做?我和某公,若在一百多年前相遇,我们怎么交谈?有可能结交为朋友吗?对某一件事,若换作我,能处理得更好吗?左宗棠所言“读破万卷,神交古人”的人生状态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对于那些历史人物,若放到当下,我当然会有情感层面的直接判断,可敬、可爱、可怕或可怜。我喜欢可敬又可爱的人物,这样的人能在家国与世情两端达到平衡。若无对世情的体察和尊重,一味强调家国情怀、社会责任那样的大词,则面目可憎,不近人情;若一味地屈从世情,圆融处事,将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作不合时宜的累赘,则不可能从流俗中卓然崛起,即使其社会地位再高,其人格也是猥琐的,不值得尊重。



《家国与世情:晚清历史的侧影》
十年砍柴 著
现代出版社